

以「逆轉收回」論海德格「時間性」與「任讓情境」思維

宋灝

國立中山大學

壹、緣起：當代危機與時間問題

眾所周知，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是對整個現代性、特別是對可稱為「經濟兼科技機制」(ökonomisch-technologischer Komplex)提出嚴厲的批判與反駁。海氏深刻地反思技術精神與科技問題(Heidegger 1954: 9-40; Heidegger 2005a: 3-37)，對於「主體」的誕生以及科學將世界對象化與量化的趨勢也抱持懷疑(Heidegger 1950: 69-104; Heidegger 2008: 66-99)。然而，假設當代危機與人的自我絕對化是密不可分的，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的「人之存在相關的存有論」(Existenzialontologie)則與此危機有重要的交集。大致來說，海德格主張的是，「此有」(Dasein)不但必須承擔自身存在，而且也經由自由的「投出——籌劃」(Entwurf)不斷地營構自身存在(Heidegger 1986: 145, 221, 260-267; Heidegger 2018: 186, 277, 323-332)。由此觀之，人的存在不但獨立，甚至是孤單的，而且海德格彷彿將人之存在的核心從「當下」移至「未來」，即某種向著未來的敞開以及某種自我創造。

乍看之下，此論述與壟斷著當代生活的個人主義以及「自我實現」這些價值觀不無關係。理由是，幾百年來人類以「現代化」、「進步」、「發展」、「增長」、「擴大」等名義強烈追求的就是「未來」，以致當代人針對「過去」與「當下」都採取某種程度上是負面的態度。即使一般頗悲觀地判斷過去，認為基於某些歷史上發生的「大錯誤」，人類將自身陷入一種困境或災難，但同時一般卻樂觀地相信科學與科技的未來突破能夠拯救人類。有鑑於當代現況，值得更詳細探究的問題出在：海德格分析「此有」的方式，特別是他對「時間性」(Zeitlichkeit)的結構所導出的洞察是否真的標榜類似的「未來主義」，還是正好相反？海德格的時

間論提供的是重大啟發，以便讓當代人批判並顛覆當代危機所隱含的「未來主義」嗎？本文企圖揭露暗藏於海德格時間論的另一個重點，進而驗證第二種見解。這裏主要的關懷在於，要對當代常識下的「時間性」進行解構，再來要從海德格的時間論及其環繞「任讓情境」(Gelassenheit)這個主軸所發表的思維取得根據，進而針對當代的「未來局勢」或「未來部署」這種窘境推展「逆轉收回」作為一種另類的存在態度，甚至作為一種合乎時宜的倫理學觀點。

貳、海德格論「時間性」

何為時間？「未來」又為何？一般時間觀將時間視為一條直線流逝，並且認為時間流指的是不可逆轉的前後次序。胡塞爾(Edmund Husserl)與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時間觀都違背這個常識。胡氏讓「過去」一切事情經由各個「當下位相」(Jetzt-Phase)中的「下墜」(Zurücksinken)發生遷移，以致以往之事在當下的意識活動當中不斷地「更換樣態」(Modifikation)。結果，所謂「現在」不但不侷限於當下、當前之事，而且透過記憶和期待的向度，當下意識也包含不斷地更換樣態的過去事和未來事。根本無單純只屬「當下」的意識體驗可言，而且本來屬於「之前」的意識內容是逆向藉由屬於「之後」的意識活動不斷地發生更改。至於普魯斯特，他營構並落實一切過去之事時，根據的是當下的回想活動甚或「非自主的記憶」(mémoire involontaire)。在當下意識進行回憶之前根本無「過去」可言，一整個現實其實凝聚在「當下」對「過去」所從事的營構、改寫及實現工夫之中。

海德格闡解時間的方式更神奇。眾所周知，《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是在人的存在結構上分辨「常人狀態」(das Man)與通常被錯誤譯成「本真性」的「屬己情境」(Eigentlichkeit)¹ 這兩種存在模式。在「屬己情境」的觀點下他揭露原本的

1. 「本真性」這種中譯的錯誤出在海德格並不將當成專用術語的 *Eigentlichkeit* 一詞回溯到日常用語 *eigentlich*，即「原來」或「本來」，他反而明文將這個詞歸結到 *eigen* 與 *sich zueigen* (Heidegger 1986: 42; Heidegger 2018: 55)，亦即「自己獨有的」、「自己的」、「屬己的」，又復將其意涵闡釋為 *eigens ergriffen*，即「特地被舉起把握的」(Heidegger 1986: 129; Heidegger 2018: 166)。於是，海德格一整個思維和論述基本上都嚴謹地反駁並否定歸結到傳統存有論與形上學架構的「本」、「本質」、「本真」這種觀念。換言之，在「此有」可能以「常人」為出發點來展開自身存在的同時，另一種可能性就在於「此有」也可能以自身存在的本身為出發點，也就是說它可以「任由自己」來存在。然而海德格也特地強調，或「由常人」或「由己」這種二選一是平等的，因此這其中根本沒有「真」與「偽」(*echt/ unecht; wahr/ unwahr*)、「本」與「末」這種價值等級或存在層次的意涵(Heidegger 1986: 43, 176; Heidegger 2018: 56, 223)，甚至顛倒過來，「屬己情境」該被理解為「常人狀態」所包含的可能性或特殊「變樣」(Modifikation)(Heidegger 1986: 130, 179; Heidegger 2018: 167, 227)。

「時間性」(Zeitlichkeit)作為「操心」(Sorge)的原義，也就是「此有」(Dasein)一整個存在方式的核心所在。「時間性」設置、奠定一般所謂「時間」的內部構造。「此有」基本上「被拋入」(geworfen)於自身存在，但另一邊其存在是開放的，也就是說它不得不一直不斷地承擔甚至「是」、「活出」自身存在，並且對自身存在與一整個存有意義追求所謂的「投出——籌劃」。此構思與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更何況與「生涯規畫」、「自我實現」等流行口號的大不同在於：一來，藉由「能是」(Seinkönnen)和「先行」(Vorlaufen)作為主要「存在論情形」(Existenzial)，海德格不但思考「自由」的問題，而且他也特別著重「此有」的有限性與「向死存在」(Sein-zum-Tode)。再來，有關「未來」的根源性他導出嶄新的見解。將自身向「未來」投出、籌劃的「此有」居然不再根植於「被拋情境」。「此有」之所以能夠呈現「處身情境」(Befindlichkeit)，「此有」之所以能夠就某種原本上為「情韻」(Stimmung)開闢的「處境」(Situation)來「發現」(finden)自身，原因在於「時間性」的弔詭。海德格一整個探索的核心在於一種意義下與常識恰好顛倒的時間觀(Heidegger 1986: 323-331; Heidegger 2018: 368-377)。

海德格強調的是，只有當「此有」能夠「讓自身向自身到來」(läßt sich auf sich zukommen)，只有當「此有」的存在結構包含這種弔詭的、反射至自身的「到來」時，「此有」方才可能以「被拋」的方式「是其所是」。換言之，在「未來」這個時間維度意味著「尚未」之前，「未來」源自一種讓「此有」充實其自身存在的活動模式中，「未來」必須根植於「此有」的存在結構。存在結構所呈現的「將來情境」(Zu-künftigkeit)這種活動模式讓「未來」、「先行」及「能是」成為可能。「將來」的原義不在於「未來」，「將來」首要意味著「到來」這種發生。身處於「將來情境」的「此有」不斷地「到自身來」。然而，由於此「到來」不得不等於是一種「返回到自身來」(auf sich zurückkommen)，因此也是「將來情境」才讓「此有」獲得其「曾是情境」(Gewesenheit)，以便最終以「曾是著」(gewesend)的存在方式或「到來方式」將「當前」(Gegenwart)一同活出來。在「當前化」(Gegenwärtigen)一舉當中，「此有」才面對著世界並向世界敞開，隨而透過「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方式將萬物帶入此「當下」和「在場」。總之，就「此有」的存在結構及其活動邏輯來說，原點在於「將來情境」，即「到自身來」這一舉。整個時間性軸心在於「到來——將來」(Zu-kunft)，使得「過去」和「現在」皆為既是「到來」亦是「未來」的「將來」所派生。

此處，時間性弔詭已透露出來：與其說我們僅只生活於「現時」、「當下」，而「過去」、「未來」都只是相對於各個「當下」才能獲得其各自具有的意義和方位，倒不如說作為「將來」的「未來」得要首先業已鋪陳一種自我敞開的情境，

方才可能有「過去」從中湧現，以便最終奠定一般認為是時間之起源的「當下」。可是，此時間性構想最為弔詭之處還不是時間順序的顛覆，更詭譎的環節在此：「此有」一旦存在，它就是「讓自身向自身到來」，而且原則上只有當這種「返回到自身來」業已開始之後，「此有」才能藉由「將來」的方式開闢其業已所在的處境並擁有其世界，「此有」這也才有「存在」可言。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返回到自身來」的究竟是誰？再者，是誰在「讓」他到來？又是誰被「讓」？整個時間性弔詭集中於海德格經常提出的「業已」(je schon)與「先與自身」(sich-vorweg)這兩個觀點的意旨。說此弔詭來自於思考者錯誤地將作為「結構」和「存在方式」的「此有」與某個存在者或主體理念混淆，這果真足以解除時間性弔詭嗎？鑑此，本文企圖探索的是兩個課題，一是有關此返回式的「到來」如何可能，二是涉及《存在與時間》中首次出現之「讓」的意旨。

參、「逆轉收回」

當今在各方面的量化趨勢下，需被實際體驗的「質」(Qualität)處處被「量」(Quantität)的部署所取代。在「增益」、「擴大」等價值下人類也只能「前進」，不可以「後退」，以致類似「縮小」、「放緩」、「讓」等行為模式都受到貶低和壓制。眾所周知，在人類彷彿已喪失「向世界存在」(Sein-zur-Welt)，任何「轉向」(Kehre)都似乎已變得不可能之際，海德格在終其一生探討「存有」的問題為前提之下以「發生」或「引入屬己情境」(Ereignis)(Heidegger 1989)為主軸，省思另類的生活態度。海德格後期思想主要所關懷的問題，也就是當代哲學的任務，在於要追求一種隸屬、聆聽「有」(Seyn)的「內立性」(Inständigkeit)，並導出「開端性思維」(anfängliches Denken)(Heidegger 2005)。於是，尤其牽涉倫理學的關鍵問題便成為，我們如何可以在當代生活上落實一種「任讓情境」(Gelassenheit)(Heidegger 2020: 37-74)？這兩個主題皆所牽涉的，就是時間性弔詭。首先，來勾勒「開端性思維」的意旨。

大致而言，海德格企圖將自身從形上學中「收回」(Rücknahme)(Heidegger 2005: 78)。透過這種「歸返」(Rückgang)，思考者應當為了思維史以及人類尋求另一種「開端性開顯」、「開端性湧現」(anfänglicher Aufgang)(Heidegger 2005: 55-57)，亦即「另一次的開端」(der andere Anfang)(Heidegger 2005: 13, 21, 129)。這個「開端」其實不得被理解為一種動勢，即「引入屬己情境」(Er-eignis)這種原本性發生(Heidegger 2005: 10-11)，使得此「開端」成為獨一無二的「肇始」(Anfängnis)(Heidegger 2005: 12-13, 64)。然而，海德格這套歷史省思並不圖謀創造新時代，海氏並不企圖透過某種「革命」在世界史上拓開新的時期。他所針對的是一整個人

所作為的歷史，「另一次的開端」其實代表一種「離去」(Abschied)，「另一次的開端」讓人從大歷史脈絡「歸返」至自身所處之處境(Heidegger 2005: 75)。假設「另一次的開端」將破除增益邏輯下籠罩當代之「數」(Zahl) (Heidegger 2005: 64)即「量」範疇的霸權，此「開端」關鍵並不在於某種向前的「突破」、「越界」，正好相反，此「開端」是否可能，取決於人是否能夠進行「收回」、「歸返」這種微縮努力。海德格所構思的，不異乎就是一種必須滲透整個思維與生活的「逆轉收回」。然而，此「逆轉收回」不簡單，海德格訴求的其實是一種弔詭的存在工夫。

「逆轉收回」一詞源自書法上的「逆筆」。這個運筆技巧是一種只有身體運動才可能落實的「質」，即一種特殊的「運動質」。就書法而言，「逆轉收回」涉及的是運筆動作被執行的模式本身。透過「逆轉收回」的方式，書寫者追求某種藝術內涵，要達成「枯澀」這個美學標準。然而，對於局外觀察者而言，這樣的書寫技藝是弔詭難解的。如清朝劉熙載所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拒之，竭力而與之相爭，斯不期澀而自澀」(華正人 661)。比這個引言更精彩、卻也更荒謬的解說是笄重光作的：「將欲順之，必故逆之」(華正人 523)。若從一般行動理論來看，某一番動作的展開通常會是從起點順著一條動線直接朝向目的，而且動作的來源通常會被安放在某個運動主體的意志或決心。再來，「運動」通常指涉空間下的移動，即自甲處往乙處的過渡，而且此動作被物理學界定為單向且單純的「往前推進」。與此不同，「逆轉收回」不再是這種單純直向目的邁進的「進展」，「逆轉收回」反而牽涉某個在運動以內發生的事情。「逆轉收回」是內在於運動之展開的「反折」。物理學恐怕無法察覺、界定這種在運動內部起作用的皺褶，只有人的「身體自我」(leibliches Selbst)，才足以學習、實行並體驗「挫動而行」(劉小晴 147)² 這種弔詭的「運動質」。

就書法為例，「逆轉收回」等於是「一舉兩得」，也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運動理念。關鍵在於，即使運筆之手乍看之下在施力「入筆」，但其實在將筆往前推進一舉當中，執筆者得要某個程度上力圖同時執行逆向將筆鋒引回、收回來的動作，即讓身手施力轉成猶如「收筆」當中的執行模式。易言之，送力運筆當中必須另有一份將力氣微縮起來的反向衝動業已開始發作。舉例而言，在〈永字八法〉詳細解釋磔筆(即捺筆)的寫法時，作者強調書寫者務必要「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而磔之」(華正人 821)。可是，書寫者究竟能夠等待甚麼？在他停頓入筆動作之際，無任何發生。再來，「輕揭(筆)暗收(筆)」乃是在書寫過程當中不會透露的微妙舉動，這句話暗示的是一種局外旁觀者根本無法察覺、測量到的書寫體驗。〈永字八法〉的作者藉由「輕」、「暗」等用詞精準地突顯的是隱

2. 更詳細的討論，亦可參考宋灝(2013)。

藏於入筆之運動模式而不外露的「揭起筆鋒」、「收筆」這一舉。由於他一樣精準地捕捉到隱藏於運動的進展中而不透露於外的時間性，故此他特地強調入筆當中書寫務必該稍「候」，才可順利完成磔筆。總之，為了寫出磔筆的樣式，為了在寫完的文字中充分保存磔筆的動勢，即「存勢」，書寫者要在「推進」筆鋒的同時實施一種「逆轉收回」。這也就表示，在書寫者「有所作為」當中，他同時必須正如音樂家在休止符上，以近乎「無為」的方式「等待」，以便「讓」該筆畫的動勢自然成形。

一般或許認為書法上落筆寫字這種特殊活動若講求「逆轉」，是為了對於美感在文字上追求一種密集狀態或強度。然而，除了這種藝術考量之外，歷代書法家的逆轉論隱藏更深奧的體會。難道書寫者不如同音樂家與舞者一樣最適合體悟「身體運動」勢必所牽涉的時間性嗎？書法的運筆活動不僅是個人「在時間內」執行的動作，落實在運筆上的是時間性一整個錯綜複雜的內部構造，因此這種身體運動也就處處讓「時間成為時間」(Zeit zeitigt sich)(Heidegger 1986: 328; Heidegger 2018: 404)。古代書法理論早已經十分清楚時間性弔詭，運筆寫字這種身體活動正不斷地揭露此弔詭。乍看之下，即使所有入筆動作為已寫完的筆畫動勢所引發、領導並拘束，但這並不符合常識下的因果順序。若仔細觀察，便可發現這種順序上的顛倒：尚未寫成的部分業已潛在於書寫者已寫完或正在寫的部分之中，「未寫」是經由「已寫」的動勢先行在「正在寫」當中發揮作用。書法上其實是「將來」在召喚「曾是」與「當下」。同理，只有在書寫者先行業已瞄準將來的「收筆」一舉之後，他才可能順利地導出當下的「入筆」。由此觀之，〈永字八法〉的作者很合理地主張，只有當運筆動作包含彷彿對「將來」有所期待的「候」，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得勢」並「存勢」，也就是讓運筆動作「竭盡」已屬「過去」的筆畫動勢。「逆轉收回」這種運動模式揭露的時間性弔詭在於，由於某種程度上「當下」都為「將來」所奠定，因此「入筆」不可以「做主」直接往前衝，「入筆」反而必須「候」著，即以微妙的休止方式將「收筆」事先已納容到當下發生的運筆之中。這也就意味著，運筆動作能「得」、「收存」、「盡」某個筆畫的動勢與否，取決於書寫運動能否以「候」的方式「讓」此動作過去已經歷的動線從將來的「收筆」那裏獲得引發，進而實行當下的「入筆」。

既然書寫上的「逆轉收回」反映著時間性的悖論情況，對理解海德格以「讓」與「返回到自身來」在時間性上所突顯的緊張和矛盾，「逆轉收回」這個觀念便有幫助。書法家在「逆轉收回」上發現的「等候」似乎支配著整個時間性弔詭。假設海德格後期有關「收回」、「歸返」所提出的思想可以與「逆轉收回」這個運動模式連結起來，「運動」會不會是時間性問題的核心所在？

肆、海德格論「任讓情境」

由於海德格所闡明的「存在」(existieren)意味著「存在活動」，亦即一種「運動」，又由於此存在運動基本特徵在於時間性的「向自身到來」這個悖論情形，因此將「此有」的存在方式與「逆筆」即「逆轉收回」這種「運動質」連結起來不無道理。若從哲學的角度思考「逆轉收回」的結構和意義，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落實於個人存在活動上的「場所化」，「逆轉收回」是將「此有」的一般存在結構真正歸結、引入至一個實際的「處境」。³經由「自行收回」而存在表示，存在者隨適自身所發生之場所存在，亦即就自己身所處之周圍世界以及自身所敞開之時間脈絡，展開自身存在活動。「逆轉收回」的核心在於存在活動在時間性上進行的自相關聯。與其矚目於生活行為在時空下所嚮往的外在目標，與其著重生活所力圖爭取或產生的成果，倒不如專注生活的流動本身在其所有行為當中既有內在於存在本身的「肇始」。比起關切生活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要於行為正在發生當中回頭窺視此行為根植其中的「實是性」(Faktizität)(Heidegger 1986: 56; Heidegger 2018: 73)。

毋庸置疑，人的存在活動以及一切行為都將其當成主軸來環繞的，是向「未來」展開的「投出——籌劃」。於是，「實是性」意味的是，自身存在必須不斷地被承擔、肯定並被賦予具體內容即「實」，自己才可能「即時各自」(jeweils)地「是」其所是。但在另一方面，人若必須一直不斷地透過自身存在活動充實自身存在的「是」，即將自己的「實是性」活出來，這也意味著，「實是性」從一開始業已經為了這個存在活動敞開了一種存在場所，以便「讓」存在藉此場所充實自身的「實是性」。海德格早期對「實是性」提出的構思始終充滿時間性的迷團：「將來」如何可能奠定「業已」？「被拋者」如何能「讓」自身從事「投出——籌劃」？

「此有」的原本特質在於，它身處於向世界的「敞開」(das Offene)之中，它讓存在基本上等於是「站——出」(Ek-stase)。然而，與其將此「敞開」與「站——

3. 「場所化」這個說法依據的是西田幾多郎有關「場所」所發表的省思。西田幾多郎多處討論的「場所」這一觀念絕對不能與古典哲學的與康德式的思考架構混為一談。「場所」作為一種哲學觀點所涉及的恰好是「時間性」的問題。與其說西田幾多郎的「場所」歸結到「空間」這個範疇，倒不如說「場所」將時間和空間糾纏起來，隨而以某種「術語化」的轉向來鋪陳「顯現」和「體驗」的脈絡(西田幾多郎 1987, 1: 68, 72)。從西田幾多郎所謂「場所的邏輯」(西田幾多郎 1989, 3: 299-397)來看，「場所」指的是「一般者の自己限定」(西田幾多郎 1988, 2: 55, 162)，亦即涵蓋時間和空間的「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西田幾多郎 1989, 3: 179, 202)。再來，要是「場所」本身被看成一種原本的存在發生，「場所化」就意味著人將自身存在帶入或視為此發生。同理，海德格常用的「處境」(Situation)這一觀念就不能侷限於僅指某個空間方位，「處境」從一開始必須被歸結到時間與空間糾纏之中的情況。

一出」單獨理解為向外的衝動或超越，倒不如斟酌內在於此「敞開」和「站——出」的結構，而其中萬不可被忽略的是支配著「敞開」、「站——出」的時間性。假如「此有」基於弔詭的時間性體現出「逆轉收回」這種構造，所有存在運動勢必也都是一種「逆轉收回」，或至少可以肯定，任何存在活動隨時都可能投入「逆轉收回」這種運動模式。

研究者務必要從此思考架構來探究海德格的後期思想，尤其是其以「任讓情境」的名義推展的省思。海氏藉由 *Gelassenheit* 作為哲學議題兼生活態度來思考的是將「敞開」自行收回至存在本身的活動模式。有別於一般日常上有所作為的「操勞」(*besorgen*)的「任讓」(*lassen*)雖然也標誌一種敞開樣態，但「任讓」脫離目的論，不牽涉潛在可能性和成果實現的關係。在「任讓」當中，某個行為、運動經由與「逆轉收回」相似的方式，鋪陳一種內向而不再是向外的存在局勢。於是，「任讓」式行為是透過「將來情境」讓行為本身返回到自身「曾所是」，亦即賦予自身其「業已」所處之境。這種行為模式「讓」自身嵌入於行為發生的「業已」，使得該行為單純只是承擔、擔任「業已」在發生的發生。結果，以「任讓」方式「擔任」、「體任」自身存在活動的存在者是就自身「業已」身處的存在處境「讓」原本的「敞開」落實於自身存在活動上。

不過，「此有」以「任讓」方式投入的「敞開」不再會是早期海德格所設想的「存有開顯」、「存有湧現」。在海氏對「另一次的開端」所抱的關懷來看，藉由「任讓」的「逆轉收回」，人不但會破除形上學，而且甚至會超脫一整個「有」(*Sein*)的發生場域，以將自身引入到另一種難以言喻的境界，人也就會「任入」於海氏命名為「無存有」(*das Seinlose*)(Heidegger 2005: 121-122)這種境遇。戰後海德格似乎體悟到的是，唯有通過將存在確實視為「運動」而不再將其視為「結構」這種視角轉換，哲學才可能思考人的存在。鑑此，以下試圖依循「逆轉收回」這種「運動質」為典範，更深入地詮釋海德格「任讓情境」相關的思路。

海德格參照田中漫步行走這種日常經驗，來展開一個很獨特的省思：唯獨當人捨棄「操勞」而投入一種非行動式、無目的的運動模式時，也唯獨透過「等候」(*warten*)態度(Heidegger 2002: 49, 54, 57)，「另一次的開端」即真正的「肇始」才成為可能。在田野散步者漫無目的、全身全心沉迷於步行之際，即在步行者透過一種逆向轉折來「任隨」正在發生之步行運動之際，步行者其實將步行活動全部「逆轉收回」。漫無目的的散步者可以透過步行活動將自身「鑲嵌到」、「任讓於」該運動本身，使得他不再以「主動」方式前進，反而以「體任」、「任讓」方式來步行。在步行運動持續發生這個前提下，「等候」並不類同暫時停步不走，該「等候」反而與書論上透露的那種「入筆」中的休止相似，標記的是內在於步行運動

本身的一種「敞開」。在海氏特別強調的「等候」將整個步行活動向「有所等待之到來」開關的同時，此「等候」也才「讓」漫步行走者藉由運動本身向周遭「活出」、「行走出」原本的「敞開」。由於「等候」這一觀點與上文在時間性上突顯的「到來」彷彿密切相關，因此不但該將此「等候」歸結到時間性的悖論結構，而且也該將此「等候」視為一種獨特的運動勢態。「等候」並不意味著運動的相反，運動的終止，正如靜默、休止是音樂不可或缺的成分一般，「任讓情境」下的運動涵蓋「等候」。

有關落實於步行運動本身上的「等候」，即運動上發生「逆轉」這一舉，海德格的思路更是神奇，而且這番省思在深層上仰賴德語這個語境特有的靈感：當步行運動上發生「逆轉」時，向前邁進的、擴張式的、有所作為的「運動」(Bewegung)便發生內向微縮，運動本身也就轉成一種「任讓」。此刻，步行運動本身「讓」透過它為「有」所引發的「觸動」(Be-wägung)發生，步行運動也就為最原本的那個「有」託開一個發生場域，以便讓此「有」本身「賦予」步行運動「以道路而觸動之」(Be-wägung的第二種意蘊)。然而，弔詭出於為了準備此運動的逆轉，步行者必須業已經在進行步行運動。再者，他必須面對早已為「有」所開關的「照面地域」(Gegnet)，來「投入…」步行運動，他必須「將自身鑲嵌於…」、「承擔並擔任…」、「體任…」(sich einlassen auf)此「照面地域」而進行行走。只有在此「敞開」業已發生之際，步行運動才可能「靠近於…」(In-die-Nähe-kommen)並且「被讓進於…」、「被鑲嵌於…」(eingelassen werden)該原本的「敞開」。在這個時候步行才是透過「觸動」兼「賦予步行運動以道路而觸動之」這種發生，獲得步行所沿隨之「道路」(Heidegger 2002: 48-54)。結果，步行者藉此發生繼續慢步走而已。

某種程度上，海德格這一番充盈詩意和隱喻氛圍的闡述似乎表示，存在活動本身要先通過一種極端化的微縮進行「逆轉收回」，存在者方才可能臨近於「引入屬己情境」這種原本的存在發生，以便達到真正的「肇始」。值得注意的是，「逆轉收回」、「任讓情境」所牽涉的不僅是一種運動模式或一種哲學構思，這兩個彼此呼應的觀點真正所歸屬的是倫理學的實踐問題，亦即我們該如何展開我們的存在這種自我關懷。於是，時間性的弔詭彷彿不再涉及「此有」的存在結構，有鑑於田中散步這種比喻，或許可以進一步推斷的是，時間性的弔詭等於是人一個存在的弔詭所在，可是此弔詭其實開啟一種珍貴的存在向度：透過「逆轉收回」的存在運動以及「任讓情境」，存在者或多或少還是可以對於自身存在「做主」。與其煩惱甚或逃避時間性弔詭，存在者倒不如以「逆轉收回」的方式修練一件事情：要「承擔」、「任讓」此弔詭成為自身存在的原本處境。

結語

以上是以時間性觀念的悖論為軸心，反思當代危機及可能的出路。時間性問題的癥結出在，主體概念不是恰當的思考架構，從一開始不可以將時間下的「人」或「主體」依循靜態存有概念界定為「某物」。身處時間性並且經由時間性展開自身存在的「此有」自始至終具有「動勢」的構造，它就是全然落實於運動中的「身體自我」(宋灝 2016: 45-81)。由於「身體自我」與存有論上的「主體」截然不同，一直業已經開始發生的存在活動如同身體運動一般，此存在活動就可以透過一種「逆轉收回」來「體任」自身，它可以合理地以「任讓」模式投入此存在處境。只有源自運動本身的「任讓」和「逆轉收回」這種觀點，才能讓我們明白為何海德格的時間論所透露的時間性弔詭未必是無解的悖論：在「將來情境」之下不斷地「讓自身返回到自身來」的「此有」之所以既可以是出發點卻亦可以是目的，理由在於「此有」標記的是一個運動，而且只有在此運動業已開始發生之際，整個「將來情境」不僅被透露出來，而且「將來情境」與之同時也就為這個存在運動導出「任讓」與「逆轉收回」的機會。或許失落於早已不再通往世界敞開之困境的當代人可以趁此機會為自身存在爭取到「另一次的開端」。

徵引文獻

- Heidegger, Martin (1950) *Holzwege*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Neske).
- Heidegger, Martin (1986)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 Heidegger, Martin (1989)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2002)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2005) *Über den Anfang*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馬丁·海德格爾](2005)《演講與論文集》[1954]。孫周興(譯)(北京：三聯書店)。
- Heidegger, Martin[馬丁·海德格爾](2008)《林中路、世界圖像的時代》[1950]。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 Heidegger, Martin[馬丁·海德格爾](2018)《存在與時間》[1962]。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華正人(編)(1997)《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
- 劉小晴(2002)《中國書學技法評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 宋灝(2013)〈由身體現象學談書法工夫論〉。《東吳哲學學報》no.28: 39-69。

宋灝(2016)〈關係、運動、時間：由現象學觀察身體〉。《運動文化研究》no.28: 45-81。

西田幾多郎(1987-1989)《西田幾多郎哲學論集》，四冊。上田閑照（編）（東京：岩波）。

WORKS CITED

- Heidegger, Martin (1950) *Holzwege*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Neske).
- Heidegger, Martin (1986)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 Heidegger, Martin (1989)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2002)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2005) *Über den Anfang*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 Heidegger, Martin (2005a) *Yanjiang yu lunwenji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1954].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Heidegger, Martin (2008) *Linzhonglu, shijie tuxiang de shidai (Holzwege)* [1950].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Heidegger, Martin (2018) *Cunzai yu shijian (Sein und Zeit)* [1986]. Trans. Chen Jiaying &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ua Zhengren (ed.) (1997) *Lidai shufa lunwenxuan [Selected Essays on Calligraphy]* (Taipei: Hua Zheng Publishing Company).
- Liu Xiaoqing (2002) *Zhongguo shuxue jifa pingzhu [A Commentary on Chinese Calligraphic Technique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Mathias Obert (2013) “You shenti xianxiangxue tan shufa gongfulun” [Cultivation in Chinese Ink Brush Writing from the Stance of a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Soochow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no.28: 39-69.
- Mathias Obert (2016) “Guanxi, yundong, shijian: you xianxiangxue guanचा shenti” [Relation, Movement, Time: The Living Body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Sport Studies*, no.28: 45-81.
- Nishida Kitaro (1987-1989). *Xitian Jiduolang zhexue lunji [Philosophical Collections of Nishida Kitaro]*, 4 Volumes (Tokyo: Iwanami Shoten).

摘 要

針對為「未來部署」所迷惑而遺忘時間性的當代文明以及危機，本文首先以《存在與時間》為根據，分析海德格有關時間性觀念及時間性悖論所導出的省思，以便環繞海德格的「將來情境」為主軸，展開另類的未來觀。在此基礎上取自書法與書論的「逆轉收回」觀點展開更深的啟發。在這此討論的是，落實於運動上的「逆轉收回」隱含著同樣弔詭的時間性構造，因而此觀點適合再進一步釐清海德格的時間性思想。本文參考海德格後期思維上關鍵的兩個觀點，即「另一次的開端」與「任讓情境」。藉著這兩個概念，更深入地探索當代課題：人之存在作為「運動」如何可能藉由「任讓」的方式將此存在「逆轉收回」至一個原本的存在處境。

關鍵詞：時間性、任讓、逆轉收回、弔詭、海德格

Discussing Martin Heidegger's Thought on "Timeliness" and "Releasement" from the Stance of "Reverting and Taking Back"

Mathias Ober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starts from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particularly its concern for the "dispositive of the future" and its blindness for authentic temporality. Firstly, it analyzes Martin Heidegger's path-breaking thought on timeliness and its inherent paradox, according to *Being and Time*, especially elaborating on the notion of future as "coming-toward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then elucidates the crucial notion of "reverting and taking back," as taken from the Chinese theory of brush writing. There it can be clearly shown how body movement and the paradoxical structure of timeliness are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This part also sheds further light on Heidegger's view of timelines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se various insights with the late Heidegger's thought on "another beginning," as well as "yieldingness." This is to show how man's existence as movement may "yield to" itself, in order to eventually revert and take itself back into its original timeliness. From this perspective, existence understood as movement instead of being, might help overcoming the apparent paradox of timeliness, and this may even contribute somewhat to curing the contemporary malaise.

Keywords: timeliness, yielding, reverting and taking back, paradox, Heidegger

* 宋灝，慕尼黑大學博士，柏林洪堡大學教授。自二〇〇八年起任教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專長為當代美學、身體現象學、梅洛龐帝、海德格、中國書畫理論、跨文化哲學。